



■鍾玉文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超過十年。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祖彝 攝

■每年AAA均舉辦連串活動，包括藝術退修日、藝術從業沙龍、開放周末等，讓不同人士參與藝術討論。

■AAA於2000年成立，從書架開始，建立當代藝術館藏。

■藝術教育非一朝一夕之事，要持之以恆才見成效。

豐富館藏 回應社區 藝術教育變奏曲

每當談到香港藝術發展時，論者一定拋出本地藝術教育不足，需要加把勁培養觀眾問題。到底藝術教育意味著甚麼？香港需要甚麼模式的藝術教育？怎樣推廣、誰需要被教育？這些問題很容易被淺化成搞多幾場展覽、做多幾個講座、開多幾個課程便可解決，藝術教育的本質往往被忽略了。

香港不乏藝術教育工作者，但缺乏政策的支持及長期的方案，以至未能有效地培養觀眾，讓大眾喜愛當代藝術。有見及此，記者邀來從事藝術教育工作超過十年、現於亞洲藝術文獻庫擔任教育及參與策劃的鍾玉文（Susanna）解畫，並以亞洲藝術文獻庫（Asia Art Archive，簡稱AAA）作為例子，剖析藝術教育應該怎麼做才可滿足大眾的需求。

推動藝術教育最常見的方式是透過講座、工作坊、導賞等活動，請君入畫，帶大家了解不同類型的藝術品。這是很好的切入點，卻治標不治本，是針對特定背景或單一展覽而設的，觀眾所吸收的也只是片段式的資訊，成效成疑。而且這類活動往往是一次性的，沒有下文，並且與個人生活經驗脫離，除非對個別題目感興趣，否則難以吸引人參與。

誤解藝術教育工作

鍾玉文指出，香港藝術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不持續，沒想過要如何配合整個藝術系統，「配合系統有幾方面，一來要持續，二來不同機構之間可以合作，第三是學術方面。香港有人讀藝術，有人讀教育，但沒有人讀藝術教育，當然香港教育學院有藝術教育這門課，但他們都只教課堂上的東西，而不是說在整個藝術生態裡，教育飾演甚麼樣的角色。」反觀外國，藝術學院有一個教育部門，學生修讀藝術的同時，也會牽涉到藝術的社會及教育功能。

此外，藝術教育不止是「學校的工作」，很多人有錯覺，認為藝術教育便是指中學的視藝科或大專院校的藝術課程，「如果今日我選了藝術作為選修科，那麼藝術教育去到中三就完結；除非以後我有興趣再去博物館看展覽，否則我的藝術教育便停下來了。」因而藝術教育不應局限於課室裡，而是通過政府、公營及私營機構的配合，讓不同年齡的人都有持續學習的機會。

而最為人忽略的便是藝術教育的對象，教育需要學生、老師共同參與，但鍾玉文發現，很多老師不懂得教當代藝術。「一方面他們欠缺材料去教，另一方面他們是舊學制培養出來的老師，當然教統局亦有一些培訓讓他們適應新高中課程的轉變，但始終欠缺當代藝術知識。」所以藝術教育不應只以學生為對象，同時亦要兼顧老師的

不足，雙管齊下，才能事半功倍。

海外取經開拓觀眾

鍾玉文加入AAA超過十年，最初AAA以建立亞洲當代藝術館藏為目標，當時受資源所限，只能將目光放在研究、學術方面。「2005年加入時，只有四個同事，那時關於當代藝術的討論並不多。」後來在有心人捐贈書籍及與各機構建立起關係後，館藏愈來愈豐富，AAA亦開始拓展教育工作。「現在多了很多展覽，但幾年前只有一年一度的Art fair，而Art fair又與商業掛鉤，那時我們就想作為一個文獻庫、一個獨立的空間、非政府非商業的機構，可以做些甚麼事。」從2008年開始，他們一群人試驗了很多活動，譬如讓老師、學生即時回應新高中課程，開設論壇討論廿一世紀博物館的生態，籌備「夢·想·繆思庵（What is your Dream Museum?）」項目等。更因為「夢·想·繆思庵」項目，她得到倫敦泰特美術館的賞識，獲邀前往考察及參觀其教育部門，短短十天讓她了解到原來做藝術教育工作要「target oriented」。「香港大部分博物館都面向公眾，因為它們都是公營博物館，但在歐美有很多私營博物館或獨立空間，可以面對特定的對象（specific target ordinance）。」這也啟發AAA開設老師、學生等教育工作。

其後在2010年，鍾玉文以「考察美國藝術教育及觀眾拓展」為題，申請了亞洲文化協會的獎金，前往美國考察當地著名的博物館及藝術空間，而這三個月的考察亦讓她進一步思考藝術與社區、觀眾的關係。她走過十多個城市，發現每個地方的藝術空間都有不一樣的氛圍，譬如紐約的曼克頓第五大街，很熱鬧、有很多遊客，那裡的博物館不存在觀眾拓展問題；但紐約的布魯克林區則不一樣，是多元文化種族聚居的地方，「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有很好

的館藏，卻不像市中心的博物館有那麼多觀眾，所以他們要想辦法提升人流。」博物館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都舉辦活動，短短幾小時竟吸引了一萬四千人參與，「他們每個月都設定一個題目，如南美女性，而這個主題恰恰又回應區內的居民，並透過電影放映、講座、表演、舞蹈派對等帶出討論。你想想，一個博物館聚集這麼多人其實有很大風險，就像人們擠在一個舞池裡狂歡，而旁邊正好又有一件藝術品。」這次的體驗也讓她意識到以主題連繫觀眾的重要性，「找相關的人來做講座、做讀書會，找當地的藝術家來表演，更要想辦法將館藏與活動連上關係。」

馬會M+凝聚力量

得益於這些海外經驗，AAA在活動設計上更為靈活，並有針對性地為不同年齡層、不同身份的人設計活動，如每年三至七月專為老師籌備的「教學實驗室」、專題工作坊等；今年更增設了「再見藝術退修日」，老師與幾位藝術家一同遠離繁囂，重新審視和探討藝術與教學之間的關係。學生方面，除了每年定期舉辦「藝術夏令營」及「實驗課堂」外，早前主辦方亦針對藝術就業前景而舉辦了「青年藝術從業沙龍」，讓應屆藝術系畢業生與從業員交流分享。值得一提的是下周六舉行的《開放周末》，以上環社區面貌的轉變為主題，活動涵蓋電台廣播、手造書、限時店、電影放映會、演出等，形式有點像布魯克林博物館的活動，相信能凝聚不少上環居民。

鍾玉文強調，藝術教育非一朝一夕可完成，也並非一人之事，需要公私營組織、政府、學校的配合，才可以愈做愈好。「我們只是一個催化劑，帶動大家去做更多事情。」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即將成立文物部及當代藝術部，M+開始搞夏令營，意味著愈來愈多機構願意擔起藝術教育使命，但路還很長。

K11 推藝術課程

暑假將至，父母心思要為子女報興趣班，與其學畫畫、樂器、語言等「悶到爆」的課程，不如讓他們輕鬆學習，享受假期。有見及此，一向致力推動藝術發展的K11，今夏便推出一個全方位的Art Infinity藝術課程，讓小朋友、中學生、大學生開啟藝術之旅。



■K11今夏亦開設藝術課程，讓不同年齡層的人嘗試藝術創作、學習藝術知識。

有別於坊間講求實用性的興趣班，Art Infinity重視體驗，學員可透過創作、導賞、參觀、工作坊等，接觸藝術，擴闊視野。課程分四部分，包括為四至九歲兒童而設的Art Lab、適合十四至十七歲青少年的Art Keen、以大學生為對象的Art Internship，及為熱愛藝術、文化的人而設的Art Docent。

Art Lab以工作坊為主，鼓勵小朋友與家長一同參與；而Art Keen則邀請中文大學藝術文學碩士總監陳育強擔任顧問，設計出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程，參加者可透過實地參觀、親身交流等，了解藝術家的創作；至於Art Internship顧名思義是實習計劃，有志從事文化工作的大學生可申請，而錄取者將可在K11藝術空間工作，與策展團隊合作策展，了解藝術機構的日常運作；而適合廣大市民的Art Docent則提供導賞培訓，參加者完成培訓後可在K11舉辦的展覽、工作坊中為公眾提供導賞服務，非常實用。

K11香港區營運董事胡玉君說，香港家長要求子女讀很多課程，小朋友學畫畫不是為了提升藝術涵養，而是要畫得似，變相扼殺孩子的創意，今次推出的課程便是希望滿足家長要求之餘，亦可讓孩子發展興趣，啟發創意。

陳育強則言，香港的藝術生態在2000年後變化很大，政府與商業機構着力推廣藝術，藝術會愈來愈多，選讀藝術設計的學生也多了，他甚至直言，如今藝術、設計類課程的選修生分分鐘是所有科目裡最多的，「香港藝術處於從未見過的高點。」他期望K11的課程能讓更多人了解本地藝術生態，而他也很欣賞K11以商業營運模式回饋藝術圈，因為「如果只是藝術家支持藝術家，情況會很慘淡。」

■K11亦推出藝術導賞計劃，通過培訓讓參加者了解基本的藝術歷史，提供導賞服務。



文：伍麗微

走東走西

文：余綺平

高跟鞋風波

今年的法國康城影展上，華裔女星出盡風頭，鞏俐、范冰冰和李冰冰的華衣美服、綽約丰姿，格外搶眼。還有被網民嘲笑為「東北大妈」的張馨予，穿着大紅大綠花布棉長裙，昂首挺胸踏上紅地毯，照片刊登在報紙顯眼位置。

華裔女星風光無限。另一邊廂，卻有幾位穿平底鞋的外國女嘉賓被指打扮過於隨便，被保安員禁止進入展場。事後，歐洲激發一場反高跟鞋浪潮，一些專欄女作家在報紙指出，高跟鞋是男性設計的，目的是約束女性，將她們變成男性的從屬物，所以，但凡女性主義者都應該從此拒穿高跟鞋。

首先向《獨立報》訴苦的是女製片人Valeria Richter。她走在那不算很長的紅地毯上，卻被保安員截停四次。「他揮舞手指，指着我的平底鞋，說鞋子不夠體面，建議我回家換鞋。」她說：「不穿高跟鞋，犯法了嗎？」原來Valeria Richter的左腳大腳趾曾做截肢手術，若穿高跟鞋，身體難以平衡。保安員後來接受她的解

釋，讓她進場。她依然一肚子氣。

後來證實，因穿平底鞋而被拒入場的，不止Valeria Richter一人。大部分被截停的女嘉賓，都是出席電影《卡蘿》（Carol）的首映禮。

剛巧這部電影講述女同性戀者爭取平等的故事。女嘉賓被截停後，大多數掉頭便走，拒絕費唇舌解釋，當然更不會回家換上「折磨」人的高跟鞋。事後，她們紛紛向媒體投訴，揭開這場反高跟鞋風波。

《衛報》評論文章認為，電影界一向公然歧視女性。出席影展的女嘉賓通常穿着緊身低胸衣，閃閃生輝地在紅地毯橫行，像一隻耀眼的「蟹王」。她們施盡渾身解數誘惑（男人），不惜穿着那隻令人受苦受難、舉步維艱、隨時扭傷足踝的高跟鞋。穿者偶一失足絆倒，會兩腳朝天出醜，會令足踝永遠變形。

但凡是婦解分子，都不應該穿着高跟鞋去討好男人。評論文章說，高跟鞋能夠令女性步幅減少，重心後



移，腿部挺直，臀部收縮，挺胸昂首，走起路來，婀娜多姿。《紐約時報》認為，高跟鞋是女性色情力量的象徵，同時也表現了女人的輕浮和虛榮。

高跟鞋源於十六世紀的歐洲，當時是為波斯戰士騎馬打仗而設計。戰士穿上了高跟鞋，雙腳能夠扣緊馬鐙，方便策騎。後來高跟鞋成為歐洲貴族玩意，他們明知高跟鞋令人踉蹌而行，但為了追求時尚和顯貴及貴族身份，仍然熱衷穿上。其中法國路易十四更是高跟鞋的狂熱者，他身材矮小，穿上四吋高跟鞋後可以「高大威猛」。他甚至為自己設計高跟鞋，鞋頭打上蝴蝶結和釘滿彩珠。

直到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後，歐洲男人才放棄穿高跟鞋，留給女人受苦受難。

交互式城市體驗展 穿越法國 迷失里昂

花8小時赴法旅行，還是1秒置身里昂？泛海控股聯合法國大使館、法國駐武漢總領事館舉辦的2015中法文化之春——「法國Extra polis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早前在武漢啟幕，帶觀眾走進一座永遠處於變動中的城市。



■法國Extra polis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梁珊珊 攝

來自法國里昂的藝術家帶來的Extra Polis，所表現的是一座虛擬城市，參觀者可以與之對話，並以此完成混合了繪畫與動畫視頻的增強現實繪畫的技術，賦予原初手繪作品新的生命力。

這幅畫的前半部分是矮小的房屋和廢棄的機器，而後半部分則是林立的高樓大廈，好比新舊兩個時代的奇妙融合。當參觀者走到畫面欣賞的時候，他們的身影被投射到圖像的街道之中，漫步於新舊兩個時代之間，形成一種奇妙的互動。

法國藝術家Raphael Dupont說，人類建造了城市，城市也塑造了人類。Extra Polis

打破了不同圖像載體之間的邊界，在這裡，觀眾固有的認知被打亂，取而代之的是感覺所帶來的全新體驗。

據了解，「中法文化之春」活動是中國與法國之間舉辦的一項經常性的文化交流活動。該活動於2006年由法國駐中國大使館和北京法國文化中心共同推出，旨在通過視覺藝術和舞台藝術等表現形式全面推進中法文化的交流和互動。2015中法文化之春在全國20多個城市接連上演，此次的法國Extra polis智能交互式城市體驗展，夢幻、趣味、創意、魅力將是關鍵詞。